三万盘石磨

□ 马步升

十几年前的敦煌，城圈与鸣沙山和月牙泉之间，有着一望无垠的戈壁滩。戈壁滩上除了稀落苍黄的沙生植物外，就是这种地貌上独有的大如牛头小如米粒的砾石了，砾石的色泽杂而乱，一律都散发着远古蛮荒的气息。无论冬夏春秋，敦煌都是不缺阳光的，阳光打在砾石上，而几乎所有的砾石都是会反光的，一星一点的反光汇聚起来，好似亿万颗小太阳，平躺在地上，向天空散布着目迷五色的光芒。

现在，这一块万古旷地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建筑覆盖了。最令世人瞩目的当然是敦煌文化博览园了。那一片浩大的古代宫殿式的建筑，在一年一度的敦煌文化博览会期间，世界各地的客人云集于此，仿佛典籍记载中的汉唐时代的敦煌，辉煌而容纳，因容纳四海而辉煌，因辉煌而敢于迎接世间万有。在敦煌文化博览园的旁边还有一个盛大的博览园，取名：天赐一秀。天赐，取譬再也明白不过的，而一秀之“秀”，则是创建者名讳中的一个字：赵秀玲。秀自天赐，以秀答天，正是天人互补的礼数。在这占地一千多亩的戈壁滩上，十二个建筑面积都在两千平方米以上的展览馆，既非传统的庄重典雅的中式风格，亦非以金碧辉煌为能事的现代式样，而是从古希腊罗马的神庙建筑吸取灵感，门脸不事张扬，里面却宏阔敞亮。展品以西北风物为主体，涵容古今东西。各个建筑的框架为混凝土浇筑，装饰却是就地取材。把戈壁滩上的砾石用水泥搅拌以后，技工们随手摔在墙上，凝结后，凹凸有致，与周遭环境浑然一色。

最具创意的莫过于园区的路面了。广阔的园区空地仍然保留着戈壁滩的质地和底色，砾石与黄沙相伴，微风拂掠，细沙如小蛇在砾石间游动，阳光朗照，一条条细细的沙流，便是一道道泛射着金色的光芒。而人行道却是用磨盘铺成的。磨盘是圆形的，大小不一，厚薄不一，一盘盘拼接起来，一圈又一圈。薄一些的磨盘，下面用沙土垫起来，与厚一些的磨盘，组合为大体平整的路面。那么，磨盘与磨盘之间的空隙怎么办呢，或者任其自然，或者以砾石填充，因材赋形，随形表意。每一副石磨都是由上下两扇磨盘组成的，在上的那扇磨盘，都有着两只磨眼，那是待加工的原粮进入两扇磨盘之间的通道。磨盘平躺在地上，两只磨眼像人的两只眼睛，躺在大地之上，仰望昊天苍茫世事纷纭。下面的那扇磨盘有一只磨脐，形状活像人的肚脐眼儿，讲究的呢，箍一圈儿铁片，大多的，凿出一个孔罢了。一副完整的石磨，下面的那扇磨盘，磨脐上要镶嵌一根短短的铁柱，将上下两扇磨盘链接起来，其作用类似于车轴。有的铁柱被拔掉了，露出一个圆坑，二三寸深浅，也像磨眼一样，仰望着无际空宇。随风而起的黄沙飘落在磨眼和磨脐里，有的已经被填满了，人们肉眼看不见这个过程，但却从中能够感知到沧海桑田从来都是由细微而达于剧变的。

至少在北方的农村，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一家一户都是有一副石磨的，而广阔的黄土高原，形形色色的黄土，举步皆是，触目皆是，行走于黄土之上，耕作觅食于黄土之中，寄身于黄土窑洞中，缺衣少食，缺水缺柴火，唯独不缺的是黄土。一切的生存资源，包括生存灵感和智慧，无不取自于黄土。在种种短缺中，还缺石头。不仅缺可用的石材，如有恶狗突然来袭，匆促间连一块打狗的烂石头都找不到。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石磨，却需要上好的石材才可敷用。亿万斯年的流水将松散的黄土层下切上百米，乃至数百米，才可露出岩石。而黄土高原的岩石层与黄土层类似，石质松散而破碎。往往，在一方横阔百里的范围内本身是找不到岩石的，即便有岩石裸露，其材质也未必可以用来打造石磨。在农业时代，人们的工程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深入岩石深层去开采石材。也因此，一副石磨几乎是所有农家的一份必备的重要的家当。每户农家，一副石磨就是家中的一口人，而且是顶梁柱式的那口人。石磨在家中享有尊崇地位，磨坊一般都被安置在与家长同等地位的那孔窑洞里，而且给石磨编制了许多带有重大禁忌的民俗，代代流传，代代强化，一个人在懵懂时，已开始接受这样的训育，犹如对待祖先和鬼神那样的禁忌，都是植根于心灵深处的，家中哪怕再宝贝的孩子，无论如何淘气霸蛮，要是对石磨有所不敬，同样会遭到严厉处罚的。

人们依靠土地活命，粮食凭借石磨加工，农人们像崇拜土地那样敬畏石磨，这是对生存和生命本身的敬畏啊！细细观摩集结于展览园的三万多盘石磨，无异在阅读三万个家庭曾有的生命。一副石磨，往往要服务几代人，一百年，二百年，都属正常。想想看，粮食从下种到长成，打碾入仓，再到加工成米面，将是多么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人们习惯说，一颗汗水换来一颗粮食，而人们往往把这句话当成形容词，言下之意，一粒粮食是用不了一颗汗水的。其实，只要在传统农业时代的黄土高原当过农民的人都知道，一颗汗水是换不来一粒粮食的，如果真可以一对一交换，粮食将是多么的丰裕，基本是不会频繁出现饥馑现象的。冬小麦从今年的中秋下种，到来年的秋初收割打碾完毕，几乎要耗时一个整年，玉米等大秋小秋作物，也需要长达半年的生长期。也许，广大的北方天寒地冻，土硬水硬地气硬，因此粮食颗粒也硬。原粮在石磨的转动中，从磨眼鱼贯而入，在上下崚嶒的磨齿啃咬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被咬碎的原粮从磨缝中喷吐出来，磨面人收入箩中，筛下面粉，再将原粮碎片重新灌入磨眼，循环往复，榨尽面粉，直到再也榨不出面粉的麸皮。

石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此坚硬的原粮，便需要比原粮坚硬多少倍的石磨。摆放在博览园的石磨，石质不一，大多是粗麻石。有的呈暗红色，有的为青白色，大多为土黄色，一如黄土地的颜色。大多的磨盘直径为七八十厘米，厚度为二三十厘米，不用说，这是小门小户人家用的，三五口人，一头毛驴拉磨，一人磨面，一天可以加工大约百八十斤原粮，可供一家人一周的用度。而这种规格的石磨，占去整个收藏品的八成以上。这也符合漫长农业时代北方农村的实际。大号的石磨，直径大约有一米，厚度有四五十厘米，不用说，这是大户人家用的。这种石磨必须要役使身强力壮的马匹或骡子才可拉动，有时，一头骡子也坚持不了一天，中途需要别的骡子换班。这种规格的石磨，一天大约可以加工二百斤原粮。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农人艰辛，与农人为伴的大牲畜也艰辛，人和牲畜从年头到年尾，从天不亮到天全黑，不懈劳作，也未必能够活得下去。然而，艰辛的生活，并不能消弭农人们追求美的天性和愿望。大多的磨盘上只有必具的磨眼磨脐磨齿，简洁而实用。有的磨盘上则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有阴阳鱼，有荷花牡丹山丹花，还有一盘石磨上，錾刻着一条壁虎，头部硕大昂扬，尾巴细长灵动。不知这是什么讲究。是出自主人的要求？还是石匠的率意而为？石质再坚硬的石磨，半年，顶多一年，都要再錾一次的，称为錾磨。原因是磨齿老了，石磨将原粮啃碎，也磨损了自己的牙齿，正如所有的人，啃咬食物，也会磨损牙齿。这就需要石匠重新将磨齿錾磨锋利。在磨盘路上，一眼可以看出，有的石磨已经用过很长时间了，百年都不止，在石匠的反复錾刻下，磨盘表面已经深深凹陷，而有的石磨，大约服役时间不长，就废弃了。这也正好折射出时代的信息，四十年间，中国农村发生的剧变，恐怕此前连神仙都未必预料得到。

石磨是必需品，錾磨石匠也成了北方农村受人尊敬的匠人，在所有的农家都会受到崇高礼遇。每当农闲时节，石匠们一个个走村串户，农家妇女像招待贵客一样，用自己最好的手艺拿出最好的食物，对石匠殷勤备至。因为，磨面的活儿主要由她们承担，如果对石匠招待不周，那些心术不正的石匠稍微在石磨里耍一些手腕，这一年可就惨了。当然，这是例外，主要源自对石磨和手艺人的敬畏。

三万盘石磨落户敦煌，却是来自北方广大的农村，遍及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多年前，当机器加工粮食在农村普及之时，每个农家对占据一间磨坊的石磨，弃之不忍，又用不着，在这众多农户心有千千结的当儿，赵秀玲女士的“天赐一秀”也在山清水秀的陇南刚刚起步，此时，她已敏感到，传统的农村彻底转型的时代来临了。此后，便是泱泱农业人口涌入城市的世纪性大潮。一个个原本饱满的村庄，一个个眼看着空憋了。而这是千年剧变，并且是不可逆的大趋势。农业时代结束了，农村转型了，或者，有的农村可能会从此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几千年的农业记忆，以及承载这些记忆的农村风物，也要被随手丢弃么？她开始收集农业时代的用物，马车牛车，门扇门窗，各色劳动工具，还有石磨。起初是就近，然后，呈圆圈形向四周延伸。敦煌从开埠以来，便是世界性的，在汉唐时代的近千年间，曾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交汇点。到了新时代，敦煌以世界的眼光重现辉煌。赵秀玲千里迢迢，从锦绣陇南，转战西北荒漠，斥巨资打造新的天赐一秀。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舞台上，上演什么样的剧目呢，留住乡愁，留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留住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大踏步前行的时代最为理性的声音。

石磨，只是广袤北方农村在漫长农业时代的一个象征物，搬来石磨，如同吹响了北方农业文明魂魄的集结号。而敦煌向来被誉为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石磨在这里集体亮相，无异于将中国北方农业时代的魂魄搬上了世界的舞台。留住传统不是为了滞留于传统时代，而是让现代更为丰富，让现代的脚步走得更稳当。磨盘拼接起来的园区道路，长达几公里，人们的脚步踏在崚嶒的磨齿上，脚心传来隐隐的硌痛，那一声声叮咚，是在提醒人们，所谓的现代生活源自于深幽的传统，而石磨道路的尽头，则是足球场大小的剧场。剧场设在一块天然的洼地里。周边用石磨砌成堤岸，过去用于建房的柱石，则是观众的坐凳。石磨虽然尊贵，但重在实用，而柱石则是一栋房屋的支撑点，既是一户人家居住安全的保障，也是供人观瞻的脸面。柱石的石质多样，以汉白玉为主，柱石周边大多雕刻着各色图案，其意旨大体指向福禄寿喜，还有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祈愿。赵秀玲在收集石磨的同时，也收集了数千枚大小不一的柱石，同样的传统时代的用物，在这里珠联璧合，堪称绝配。更绝的是，供模特出演的，长达几十米，高约两米的T台，全部用磨盘搭建。模特身穿最时尚的服装，走在古老的磨盘上，在高科技的声光电照映下，百娇千媚，尽显时代风流，观众的尖叫声呐喊声，混合着千变万化的声光电，古老的大漠，古老的大漠中的古老的敦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

不妨做一个浪漫主义的设想：假如让三万名身着各色花布衣裳的女性，坐在三万只筛面的面柜前，身旁三万头大牲畜，拉着三万盘石磨，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同时工作，那将是多么浩大的，足以感天动地的场面啊！而能够提供这么空旷场地的，也许只有西北的戈壁滩。最具备资质的是敦煌。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自开埠之日起，都是面向世界而容纳世界的象征。

第一次踏上园区石磨道路时，敦煌刚下过一场雪，阳光如清粼粼的冰碴子，寒风如见血封喉的利刃，远眺，原本金黄色的鸣沙山一派银白，园区的沙山覆盖着一层白雪，移植来的，几人才可合抱的胡杨林，在阳光下，将倒影铺排在雪地上，一株胡杨的阴影下，足可掩藏五六个人，白雪与暗影，虚幻而真实。山下的石磨路，在白雪下，或隐或显，宛如一个个若有若无的古老的精魂，而有着看不见却能感觉得到的精魂的护佑，所有的寒冷都被一种遥远的暖流所温暖。一位来自华北的青年女子，在她留洋期间，老家的土地被征用了，哥哥全家也移居城市，老家没了。她想把家中的石磨搬走，留下对父母，对故乡的念想。哥哥说，咱家的石磨卖给了一个敦煌人。她冒着风雪，千里辗转循迹而来，她不是为了赎回石磨，只是想最后看一眼那副助她成长并走向远方的石磨。当然，她没有找到自家的那一副石磨。在寒风中，三万盘石磨从眼中依依而过，她忍不住泪流满面，而再度举目伫望这一片博大天地时，她心安了。她家的石磨落户敦煌，就像磨盘的形状一样，也许是一个最为圆满的句号。

而今再度拜访三万方石磨，已经是另一年秋天的尽头，立冬的第一日。没有雪，只有风。敦煌落雪是罕见的，而敦煌刮风却是日常的。风不大，也不甚寒，但也是冷风。冷风刚够吹动内心那种沉潜的古老的情怀。行走在石磨路上，慨然时，一步跨过一只磨盘，好似我们大步走过的通往现代的迅疾脚步；沉郁时，轻移碎步，好似三万方石磨同时转动，磨盘啃咬原粮的破碎声，声声从历史的深处轰轰响起，那就是古老文明的回声啊！

骊麓行

□ 郑欣淼

连天云树暌违久，又见骊马苍而黝。
爽气清秋华清园，徘徊萧散老学友。
分袂倏然五十春，建校又逢八秩寿。
劳劳归燕寻故巢，望中高低尽宏构。
石榴叶残野草衰，窑洞迹留当日旧。
台阶合影镌英姿，犹记何处为谁某。
往尘点点增怅惆，六月烽火羞回首。
长路最是梦醒时，辜负韶光蒙尘垢。
人有迷魂从何招？骊麓念念教泽厚。
红颜青鬓成空忆，相对皤然妪和叟。

不变还是华清池，千载汩汩昏与昼。
继强今奉视力仪，老井犹涌清波秀。
六尺寒梅出清海，一段幽香穿户牖。
忠战新著誉业内，砣砣机电好身手。
区区我心不能已，赠书那复计浅陋！
跬步寸进总思源，古稀学子聊献丑。
忠国再馈韩城椒，山野红袍披锦绣。
惠玲有礼真丝巾，点缀苍颜益抖擞。
岂是鹅毛千里重？窗友深谊春光透。
满桌佳肴满室香，助兴陈酿西凤酒。

情怀跌宕面目真，午临放歌频劝侑。
片刻何妨轻狂状，酒酣耳热当击缶。
座中有人触怅多，松柏惜已为蒲柳。
同学五人墓草宿，噩耗接踵惊曹偶：
却伤竹英依依去，孰料瑞林匆匆走。
我亦逃离生死劫，东篱人比黄花瘦。
康健平安即鸿福，省悟辄在灾病后。
气和心平不老丹，夕阳余辉漫消受。
互道珍摄意殷殷，乐游原上风光有。
百年苦短何再聚？微信群里总邂逅。

沂蒙小调　　刘　阳

天蒙山的虚和实

□ 乔　叶

“让艺术插上翅膀”，这句从小就听惯了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不过是一句虚飘的抒情，长大了才明白，这话其实一点儿也不虚飘。艺术这东西，它真有这本事，甚至不用谁给它插上翅膀，它自己就能生出翅膀，这翅膀还会有千万种模样：大翅膀，小翅膀，厚翅膀，薄翅膀，金翅膀，银翅膀，铁翅膀，纸翅膀，翅膀们高飞，低飞，远飞，近飞……飞到无数人的生活中，世界里。

对我而言，那首《沂蒙山小调》就是如此。“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调调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儿。不过，必须得承认，在没见到沂蒙山之前，我不认为自己属于歌里的那个“人人”。我只能说，这个歌儿好。作为一个柴禾妞，我酷爱民歌。

这个秋天，终于来到了沂蒙山。沂蒙之名，便是沂水加上蒙山。蒙山覆及四个县，上世纪90年代，临沂市做旅游规划，根据各县蒙山的不同特色，分出了四蒙：平邑的龟蒙，蒙阴的云蒙，费县的天蒙，沂南的彩蒙。四蒙如同四个孩子，都姓蒙，都是蒙家。

我所到的，便是费县的天蒙。上山这天，有微雨。秋天里容易秋高气爽，看惯了湛湛蓝天朗朗晴日，这天蒙山的微雨就显得有了新意。云蒙，雾蒙，树蒙……总之一切都很蒙蒙。这微雨，甚合我心。既不妨碍行走，人又不多——人不多，这个特别重要。再好的地方，人多了都会碍景呢。

“天公不作美！”听到路边有游客怨叹。

“修得一身水——”另一位游客接话。

听见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为接话者的智慧。又想，既然这一身水是修来的，天公这也是作美了吧。也默默地为那个怨叹的人感到遗憾。天公在作美，君无赏美心啊。

山石的轮廓像浸泡在薄薄的牛奶里，是典型的国画留白的韵致。能见度自然很低。也恰是因为能见度低，不知道远处是什么，也就没有了预期，因此走近之后细端详的每个景点，仿佛都是意外的馈赠。好在早就领教了齐鲁大地的厚重人文，意外过后便也觉得顺理成章。比如“瞻鲁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鲁国登蒙山之地，在此吟出“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乍看见此台，会感叹，这是孔子驻跸过的地方呢。再一想，作为鲁国人，孔子到此可不是最自然的事？

再比如“丹丘谪仙”，丹丘，就是“丹丘生”，指的是唐代隐士元丹丘。文字资料介绍说丹丘生和范十在此修炼，李白和杜甫前来寻访。这么说，我的河南老乡杜甫也曾莅临？这可太亲切了。杜甫一生困顿，在漂泊中游历大好河山是他穷苦生活的重要慰藉，他是李白的粉丝，跟着李白同赏美景更是珍贵的欢乐吧。

“齐鲁地”也很有意思。一块大石，中间裂开，左边是齐，后边是鲁。这是什么出处？本地朋友介绍说山下大田庄乡有个齐鲁地村，村东有条南北向的丘陵，俗称“土龙脊”，春秋战国时期是齐、鲁两国的军事分界线，南为鲁，北为齐。据民间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士兵留恋此地，便在土龙脊两侧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形成了齐鲁地村。

“听到这个村子的来历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如获至宝。有这个说法就行，估计也是大差不差吧，管他呢，我们就这么给他们定了！我们把龙脊这条线顺到山上，就有了这么个景点。好吧？”

当然好，我喜欢。旅游当前，名头儿先传出来最要紧。放到筐里就是菜，这道理朴素又强大。而且，确实，大差不差。反正这里就是齐鲁之地，更何况还有以言之凿凿的民间文学为依靠的齐鲁地村呢？又不是做考古的，细抠那些虚情实况的比例含量，有什么要紧呢？《红楼梦》是虚的吧？正定的宁荣街、荣国府却是实的，荣国府里的荣庆堂、荣禧堂、贾母花厅，也统统都是实的。有数据统计，1987年荣国府盖成，不过花了三百多万，当年的旅游门票就卖了两千多万。北京还有个照着小说里的样子脱下来的大观园，我还特地跑去看了看，林黛玉的床，探春的屋子，游客们一个个好奇地进去，满足地出来，谁的心情不恳切呢？

天下同理。据说有无数人到了伦敦，会因福尔摩斯而去贝克街。我如果去了伦敦，肯定也是这无数人中的一个。如果到了意大利的维罗纳，我肯定还会去看看那个著名的阳台。维罗纳是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维罗纳人干脆以实就虚，把朱丽叶原型所属的卡普雷提家族的一处房屋命名为朱丽叶故居，还根据莎翁剧中描述的样子，在故居的后院建造起一个“朱丽叶的阳台”。难以想象，这阳台沐浴过多少热切的注目啊。

“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大作家博尔赫斯曾如是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因文学的虚构而成为实际的旅游之地，就是强大的虚构倒逼出了真实。所以啊，旅游和文化，旅游和文学，怎么能掰扯得开呢。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虚为实时实亦虚，实为虚时虚亦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许这就是一切艺术的奥妙吧。

天蒙山景区显然深得此道。所以这里有从奥地利多贝玛亚引进的世界最先进的索道——坐缆车固然可以用凌空蹈虚的方式来赏景，这里的缆车却还是与别处不同：有水晶缆车。红色外框的那种，就是水晶缆车。说是水晶，其实是玻璃。没错，就是为了能让你的视野360度无死角，所以你的脚底板下也是玻璃。

脚底板下是玻璃的不止是缆车，还有塔山顶上的空中观景台。站在玻璃台上，你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绝壁深渊。但最极致的玻璃体验还不在此，而在一座桥上。这桥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是“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最长，跨度最大。桥中间有一段，大概60米吧，也是玻璃的。当你走在玻璃桥上，上下左右皆空，唯有大风猎猎，会有御风而行的神奇幻觉。

玻璃，玻璃，无遮无挡，晶莹剔透——在这里，就是要让你凭借着虚空感最强的玻璃，来痛饮这最实在的美景：

看吧看吧，像做梦一样。
看吧看吧，像仙人一样。
看吧看吧，像有翅膀一样。

有意思的是，看到的越多，就觉得看到的越少。看到的越少，也觉得能看到的越多。这是为什么呢？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在山下的沂蒙山小调活态博物馆，我终于听到了韦友芹《沂蒙山小调》的原唱，这毫无雕琢的歌声，高亢，脆亮，稍微带一些粗粝。这来自大地和民间的歌声，听得让我想落泪。我看不见这个人，只能听到她的歌声。她既虚幻又真切的歌声穿越了时间，结结实实地笼罩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同感，听民歌，最让我反复品味的，就是“那个”“哎”这些虚词。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这些无法用实词来言喻而只能用虚词来传达来的气息，最是沁人肺腑啊。